

吕碧城文传

乱世才女的
独帷禅心

曾雪琴◎著

冰雪聪明绝世姿，红泥白雪耐人思。天花散尽尘缘绝，留得人间绝妙词。

吕碧城文传

乱世才女的独惟禅心

曾雪琴◎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碧城文传：乱世才女的独帷禅心/曾雪琴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96-0941-3

I. ①吕… II. ①曾…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44985号

吕碧城文传：乱世才女的独帷禅心

作 者 / 曾雪琴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特约编辑 / 燕 灵 瑞 霞

装帧设计 / 多多设计

出 版 人 / 桂国强

陈华统筹 / 新萌文化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茂名市永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数 / 240千 印张 / 9

书 号 / ISBN 978-7-5496-0941-3

定 价 / 25.00元

目 录

序 言 如水如月吕碧城 / 001

第一幕 吕家有娇女，天资不容疑 / 003

- 01 | 邻家有女初长成
- 02 | 孤孀弱子不容欺
- 03 | 退婚，却退成一生

第二幕 金丝笼中鸟，振翅上青天 / 027

- 01 | 逃离舅家到天津
- 02 | 初识英敛之，名起《大公报》
- 03 | 到处咸推吕碧城
- 04 | 结友如秋瑾，此生不复求

第三幕 于乱世纵横，属风华绝代 / 057

- 01 | 从今有女子，投身教育门
- 02 | 桃李遍天下，巾帼显英姿
- 03 | 秋烬瑾落欲断肠

第四幕 江山谁指点，有意卷风云 / 079

- 01 | 情尽于《师表有亏》
- 02 | 众星环月月独吟
- 03 | 朽木将倾，《百字令》先行
- 04 | 纵有巾帼心，难得世清平

第五幕 京华倦客去，别有天地寻 / 113

- 01 | 迁居上海
- 02 | 财气源自才气
- 03 | 离开，只为安宁

第六幕 中华美女子，悠游行世界 / 137

- 01 | 留学于美国
- 02 | 万般皆幻，与佛结缘
- 03 | 短暂的回归
- 04 | 异国的佛教徒
- 05 | 动物保护的先驱

第七幕 女子论诗文，古来有几人 / 175

- 01 | 过往尽入《晓珠词》
- 02 | 小栏人影凄迷
- 03 | 梦余无迹任悲欢
- 04 | 夜雨谈兵，春风说剑
- 05 | 还怕说，花落新亭，鹧鸪啼苦

第八幕 水柔谁能握，月高孰可攀 / 205

- 01 | 樊增祥，末路遇贵人
- 02 | 易实甫，以诗为友
- 03 | 袁寒云，惺惺相惜
- 04 | 费树蔚，终生至交

第九幕 叹此生如梦，咏归去来兮 / 243

- 01 | 最后的漂泊
- 02 | 逝去，浮生若一梦

第十幕 此生俱往矣，但凭后人说 / 259

- 01 | 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 02 | 如水如月吕碧城

序言

如水如月吕碧城

人之初，皆似一段白锦，干净，纯粹，可以任岁月在上面描绘各种风景。她的一生，在命运的转轮下千回百转。而她，犹如那一株雪地里的腊梅，傲然，灿烂，散发出的是芳香，展现出的是淡然。

流年似水，往事不可追，然万丈红尘之中，总还有执着的存在，犹如那月桂般，任吴刚多少年不眠不休地发难，哪怕春花碾作尘，夏蝉寂于土，秋霜染红叶，冬水凝成冰，依然在岁月里长青。

这个存在里，有众多耀眼的明星，而才女吕碧城便是其中的一颗。那时候的吕碧城，也曾有过最单纯的梦想，只是于此，时代和命运没有给予她以温馨的关爱。

是谁曾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是谁曾说，为博伊人嫣然笑，上穷碧落下黄泉？是谁曾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谁曾说，今生若有你相伴，不羡鸳鸯不羡仙？她在那个时代，山河破碎，她面对的是，国破家亡。彼时她的心里，此恨不

消，怎敢遑论儿女情长？

一个多世纪的光阴，带走了多少青春热血的梦想，又迎来了多少鲜活动人的思潮？可那一首歌，仍旧唱着：飞鸟之翅往何方？天地茫茫，巢窠之牵思断肠，辗转几番归旧乡；大江东去万里路，水思故土，生死轮回上九天，成云至雨终归属；少年轻骑寻功名，枯草几青，红颜泪尽望断魂，青梅竹马何处寻？

还是那时的声音，那时的曲调，只是昔人已去，然其人其情其才，却依然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从未褪色。

第一幕

吕家有娇女，
天资不容疑

01 | 邻家有女初长成

十九世纪早已成为历史。没有遭受工业污染的那个时代，天空该是辽远空灵的，流云顺着风的方向舒卷开合，四处可见飞鸟展翅飞翔的样子；清澈透明的河水，水底的卵石被冲刷得干净而光滑，或许还能看见游鱼在水草间嬉戏；凭着花开和叶落，就可以判断时节，清明时杏花微雨，白露时叶红菊开……时间已经过去得太久，曾经许多的人事物，都已经在光阴里淡褪了颜色，消去了音容，只是，一些不甘寂寞的风与月，总会悄悄透过史册的缝隙，散发出幽幽的墨香，令人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想要拾起来重温。

一八八三年的春秋，就如同千万年来一样，候鸟按照先辈们迁徙过的路径南来北往，昭示出了四季和冷暖。河畔的杨柳在第一缕暖风吹来的时候就已苏醒，细嫩的叶芽破开了包裹着它的青黄色的萼衣，一点一点地伸展开它那娇弱的身姿，不久，它们将在和煦的阳光里尽情地招摇，那一池碧玉般的春水，恰好做了它梳妆的镜。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等到如云如雪的梨花开满三月的太原城的时候，丝丝缕缕的柳絮便会随着每一丝流动的气息，在这座城里翩跹起舞，自由的轨迹，让每一个人都想要跟随、追逐。它们就是能用肉眼看见的风，那样婀娜的身姿，是最美的舞娘也不能拥有的。

只是，这一年于中国于世界，都不算是太美好的一年。这一年，法兰西远征军由中越边境入侵中国，清政府将领刘永福率军击退入侵者，守住西南边陲的门户，但内里早已腐朽不堪的清政府依旧成了输家——迫于法国政府压力，清政府最终还是于一八八五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堂堂中华四万万人民，饱受耻辱而不敢言，遂至民情激愤，摇摇欲坠的清朝像是又被拆掉了一根柱子，在风雨里愈加破落了；这一年，印尼火山岛喀拉喀托的火山爆发，引发了历史罕见的海啸，掀起的巨浪吞噬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破坏了印度洋沿岸的居民地和公共设施，万千民众失去生存的家园；这一年，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逝世，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不管外界如何风云变幻，对于太原吕家来说，该来的喜事终于还是到来了，吕家诞生了一个新生命。新诞生的麟儿是吕凤岐的第三个孩子，他为女儿取名为贤锡，其意大概是希望女儿将来能成为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只是，多年以后，对于贤锡的所作所为，他若仍在世，不知会作何感想。然而，这些也已不必深究了，因为，贤锡在日后更名为碧城，想必对那贤良淑德之意，早已有了自己的见解。而她的一生，贤淑与否，后人也早已有了公断。

吕家是清末很有名望的官宦之家，祖居安徽旌德，无论是家学还是财力都极为丰厚。吕凤岐在光绪三年高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其后历任国使馆协修、玉牒馆纂修、山西学政等职，这让吕家的根基更为牢固。吕妻严氏是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性格温和谦恭，与吕凤岐伉俪情深。吕碧城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衣食无忧、幸福美满的家庭里，应该是很快乐的。

在很小的时候，吕碧城就已显现出过人的聪敏伶俐，加上她勤奋好学，日后能有那样一番作为，自在情理之中。也许是由于男主人原本就是个开明的文人，女主人也受过教育的缘故，吕家对于女孩的教育与常人家甚为不同。吕凤岐夫妇对于女儿们并不注重于传统的女红和妇德教育，而是把女孩当作男儿来教养，这或许与他们夫妇后来再没有儿子有些关系。而日后吕氏一门女子，皆致力于提倡女学，并积极兴办女学，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吕凤岐除了教孩子认字念书之外，还喜欢教她们自己擅长的赋诗填词。从小就受到学识渊博的父亲培养，这让吕氏姐妹的成长与诗文学问难以分离，以致后来有了“淮南三吕，天下知名”之美誉。

吕家是清末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藏书丰厚，共计约有三万卷。吕碧城小时候很爱读书，总是在把父亲安排下来的内容读完之后，又额外去找些书来念，孜孜不倦，颇有苦命书生的样子。那浩如烟海的书楼，是她童年最爱待的地方。在家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有亲友邻居带着孩子前来拜访做客，吕母便会让碧城姐妹出来待客，这个时候，吕家的仆人们常常会因为找不到三小姐而四处奔忙，焦头烂额，而此时的吕碧城要么正拿着一本新觅寻到的书，要

么正在书房的角落，或在假山的背后，或在回廊的某处……总之，躲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独自享受着读书的快乐。后来，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吕母倒也不再难为仆人了，任由女儿自己读书去。

家里人多，也热闹，但吕碧城最喜欢和父亲待在一起，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好。父亲是一个儒雅俊逸的男人，时近中年，便越发显得沉稳持重，也因此多了几分慈祥。吕碧城自小聪敏好学，这让吕凤岐更加珍视和喜爱这个女儿。在小碧城的记忆里，父亲一直都很温和，是一个谦谦君子。平日里他要处理政事，交际应酬，很是繁忙，但只要一有时间就会亲自教导她们姐妹。碧城有时候会拿着自己难以理解的疑难问题去找父亲解答，那时候的父亲不但会耐心地为她讲解，还会夸奖和鼓励她。和父亲在一起的每一个点滴都清晰地镌刻在了吕碧城的心里，一生不曾遗忘。那时候她或许还不能明白父亲对于自己的教导之深意，但却能感受到父亲对自己强烈的期盼，这也是吕碧城能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的一个原因。

对于只有几岁的小碧城的好学，有人或许会产生疑惑：在这样天真烂漫的年纪，同龄的孩子不是在父母身边撒娇就是在和伙伴们嬉戏，吕碧城却能安静地待在屋子里看那些老旧的藏书，仿佛真的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秀才，她怎么会这样呢？然而，若是知道吕碧城的两个姐姐几乎也是这样度过她们童年的，也就不会奇怪了。正是深受这家庭里书香气息的影响，在吕碧城其后的一生里，最让她怀念的，也依旧是这样一段时光。或许，她正是有了这样不同寻常的开始，才会有接下来那样传奇的一生。

这样平静而安适的生活，一直到吕碧城九岁那年才起了第一次

波澜。那是一个极明朗的日子，晨曦穿透薄雾，将细密的光线均匀地洒落下来，顺着屋檐飞起的瓦楞在青石上投下一道浅浅的光影。花叶上的露珠将金色的阳光折射出七彩的光芒，像袖珍的彩虹一般美丽动人，微风吹过，露珠轻轻地颤动着，有的一不注意瞬间就消失在泥土里了，而剩下的也在那暖暖的日光里一点一点地慢慢蒸腾，轻盈了身姿，飞上了云端。画眉鸟许是为这一院子的景色给吸引了，早早地落在院中的海棠枝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吵醒了还在梦中的小碧城。在鸟叫声中醒来的小碧城心情十分愉快，用过早餐后便和母亲一起在书斋里上早课，稚嫩的童音读起那晦涩难懂的诗词来，却是抑扬顿挫，别有一番情趣。而在小碧城念书的另一边，吕凤岐正在接待一位同邑的汪姓友人，听到女儿的读书声，他连忙唤来仆人，想要制止住女儿的读书声，以免打搅了客人。然而那位汪姓客人却阻止了吕父，只说童声咿呀，甚是悦耳，不妨听上一听。这话听在吕父的耳中，自然是极受用的，他便也不再打断孩子的诵读了。午间，吕凤岐留下客人共进午餐，席中，客人见到了年仅九岁的吕碧城，一时也很是惊讶。只见席间的吕碧城整个人儿粉雕玉琢般，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闪着晶莹的光芒，年纪虽小，却显得雅致而端庄，礼貌而不自卑，可见家教是极好的。客人不禁与吕碧城谈起来，碧城的言谈举止也十分得当，且小小年纪已经涉猎颇广，对诗文词赋的了解和研习也已超出同龄孩子很远。客人对这个孩子甚是喜爱，不免在心中做起了一些打算。

饭后，吕凤岐携客人到后院游赏品茶，自然也带上了小碧城。暖暖的阳光投照下来，将满园景物都映得灿灿生辉。碧绿细长的柳

丝一直垂到池水里，浮水漂绵，惹人怜爱。清风过处，柳丝袅娜，在水面划过层层波纹，闪闪的，像金色的鱼鳞。画眉鸟似乎还未走远，虽然见不到鸟儿，却能听见那清脆婉转的啼唱。于花团锦簇的园中，择一处采光的亭子，几个人一边品着新茶，一边闲话时光。小碧城在一旁虽无事可做，却也不能骤然离去，只好陪坐着。闲话一说，便也没有个头，当中客人提到自家正好有一个与小碧城年纪相仿的儿子，自己为儿子请了位颇有学识的先生，诗词文章勉强还过得去，说有机会让两个孩子见面互相学习学习。听了这话，吕凤岐一下子就明白了客人的言外之意，不过，他也只是含笑听着，不着急作声。直到客人亲口讲出希望能与吕家结为姻缘亲家的时候，吕凤岐才不得不作出正面的回应。其实就在刚才的一段时间里，他已经将这事的前后利弊考虑得差不多了。汪家与吕家是同邑的邻友，又都是有名望的大家族，在门户上自然也是匹配的，汪家家学不浅，且治家严谨，女儿嫁过去应该不至于平白无故受到欺负。而且女儿能嫁得这样近，能常常见到，对自己夫妇两人也是好的。他也见过那汪家的公子，确实也是一表人才，人也极是聪敏，足以与女儿相匹配。做过这样的思虑之后，吕凤岐的回答，自然是令两家人皆大欢喜的。

小碧城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过多的意见，或许是因为年纪还小，对于婚姻大事的概念认识还不够，也或许是相信她一直敬爱着的父亲，父亲会有这样的安排，一定是有道理的，总之，这样一桩亲事就在两家父母的商讨下，暂时定下了。

不知多年以后，在冷清寂静的黑夜里，在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孤身一人面对世事的吕碧城有没有埋怨过父亲。这一段姻缘，因起何处，缘尽何时，那时的她自然不会知道。或许，这是宿命里早已安排好的。可是，如果生命重来一次，再懂事些，她还会默默地听从父亲的安排吗？后人难以揣测，而她，或许也从未想过。

光阴的河，从眉眼间细细流过，好多的年岁，已经沉进记忆的湖底，都还来不及诉说。年复一年，岁月走过，或许，从来都没有人注意过，盛夏之末，第一片叶子由绿转黄是在什么时候，忙碌如我们，总是要等到见着满树的叶落，才恍然惊觉，季节已在我们不经意的某个时候，悄然转换。又是一番轮回，唱响了一首岁月的歌。

鸣蝉的歌声，在嘹亮了一个夏天之后，终于凄凄切切地停了下来。虫鸣鸟叫之声，也渐渐地稀疏。阳光收敛了灼烈的气焰，渐渐变得温柔，像一双慈祥的手，悉心安抚走向枯败的迟暮。如果岁月静好，即使是在肃杀的秋天，生命也愿意欣然接受暖日的垂怜，安享在阳光下的日子。置一张藤椅在院子里，把书本也从暗陈的屋子里请出来，一起阅读光阴的故事，慵懒的花猫蜷在脚边，没有蝴蝶，也没有花朵，偶然，一根大雁的羽毛落下来，落在泛黄的书页上，

就定格成了恒久的一天。

如果可以，吕碧城希望这样的定格可以来得晚一些，毕竟，那时候的她，还难以承受秋的肃杀。一八九五年深秋的那一天，吕碧城永远记得，于父亲吕凤岐而言，那的确确成了永恒的一天。

一八九五年，是已经过去的风雨飘摇岁月里的一段，充满了屈辱的一年，虽然如今已黯淡了颜色，停在那里，只偶尔被后来的人们翻看。但在那一年里，中国人头顶上的天空，应该拥挤着不计其数的亡灵，故而抬头的时候，看见的多是云雾笼罩着的阴霾。那些无辜受难的黎民，找不到往生的路途，满心的怨恨一时之间难以消散，也或许是难以割舍对尘世的眷恋，故而徘徊在头顶的天空，久久不愿离去。

从一八九四年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战场由朝鲜转移到中国海域，继而打到了中国的黄海沿岸。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似乎已经在接连而至的列强侵略战争中找到了解决的“良方”，如果一定要给普天之下的百姓一个交代，那胜败似乎都不重要，于是他们只做出个打仗的样子来糊弄人，亦打亦逃，如此自然就有了战败投降、赔款让权的结局。于此，清政府倒还觉得这既向黎民百姓作了交代，也苟全了自己，虽失了些许利益，却仍可坐享着“天朝上国”的荣耀。一心筹划着过六十大寿的慈禧，在日本帝国炮火相向和送条约书的举动中继续做她的老寿星梦。只是，谁为旅顺那惨遭屠杀的两万多平民痛心？他们从未涉足政治，他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是生错了时候，才不得不替没落的王朝承受苦难。

秋雨点点滴滴，从天上落下来，落在草木间，敲打出窸窸窣窣